

陸軍中將 石原莞爾述

世界最終戰論

東亞聯盟廣州分會譯印

本書乃石原中將于去年五月在京都義方會演詞。其中內容對於過去世界之演變，與將來世界之終結，都有所陳述。材料豐富，舉例正確；而對於軍事變化，與佛教預言，闡述尤詳，允稱軍事良書，研佛佳本。本會有見及此，特將全書翻譯完竣，即日付印，以供一般民衆參考。惟譯者日以事忙，倉卒完成，錯誤之處，或所難免，大雅君子，進而教之幸甚！

世界最終戰論

陳致平譯

戰爭是國家不惜直接使用武力，去完成其國策的行爲。現在美國集中其全部軍艦于布哇，來威脅日本，美國之所以集中大艦隊于布哇，就是以爲日本正感覺着糧食缺乏，物資不足；如果再加以威嚇，則對於中日事變，日本或可以讓步屈服。她無非爲着對日政策的遂行，不惜拼命使用海軍的力量。但這些還是間接的使用，不得稱爲戰爭。

戰爭的特徵，還是在于武力戰，但是那武力的價值，對於他種戰爭的手段，因其所佔有的位置，在戰爭上便發生兩種不同之傾向，武力價值較其他手段的價值愈高時，戰爭成爲男性的、強力的、雄大的、短期的東西。換言之，即爲陽性戰爭，我們把這種戰爭，稱爲決戰戰爭。但因種種的緣故，武力價值，說不定對於武力以外的手段（即政治手段），就具有絕對的價值。而價值比較低下的，戰爭便變成纖細的、延長的、女性的、陰性戰爭；我們稱他爲持久戰。

本來戰爭的真相，是注重于決戰戰爭，但其變爲持久戰，那就事情複雜了。即就相同的時代，有時要施行決戰，有時要作持久戰。這兩種戰爭區分的最大原因，是受了時代的影響；我們軍事上去觀察世界的歷史，決戰時代，和持久戰時代，在在都有交互地出現。

戰爭一事，似以好勇鬥狠的西洋爲發祥地，尤其是西洋有許多勢均力敵的國家，壤地相接，戰場也有相當廣闊，因此，決戰持久兩戰爭的時代變遷，都有着充分的表現。日本戰爭則不是，在接觸的時候，還要疾呼「欲遠走者請聽」的壯語，遠而聽之，簡直不能分辨是戰爭，抑是競技運動，故我對於戰爭之研究，須特別自發祥地之西洋歷史開始（參考卷末的附表）。

古代希臘羅馬時代，本來是國民皆兵，不但西洋爲然，就是日本與中國，在原始時代，社會的事情，也多數表是時人類理想的形態；戰爭亦復如是。希臘羅馬時代的戰術，是整然有序，他們常密集多數的士兵，作成方陣，而巧妙地進退，壓倒敵人。故希臘羅馬的戰術，到了現在，還可作人們研究軍事學之對象。在這個時代的戰爭，利用國民皆兵和井井有條的戰術，確帶有決戰的色彩。亞歷山大以及凱撒等戰爭，都是比較不受政治的掣肘，而施行了決戰戰爭。

但到了羅馬帝國全盛時代，國民皆兵的制度，逐漸破壞，遂變爲傭兵了，因此，決戰戰爭的色彩，也漸漸發生變化。試觀歷史上所載，我們東洋也是一樣。我們鄰國的中華，自唐朝中葉後，其國民皆兵的制度，異常紊亂，遂變爲傭兵制。自是以後，國民國家生活之力量，弛緩不振，即在今日，依然有是狀態。此次事變，中國算已發奮爲雄，勇敢地從事作戰；但仍未達到真正國民皆兵的境地。因她長年習慣，尙文輕武，這種苦悶，確有相當深刻；所以我希望她藉此次事變機會，設法返本還元，恢復漢以前之漢民族狀態。

這樣兵制一經紊亂，政治力量，也歸廢弛；卒至中世，把羅馬統一的大下，實質上爲耶蘇教徒所征服。在希臘羅馬時代發達的軍事組織，到了中世，也完全崩潰，而成爲騎士的個人戰爭。而一般文化，也因人們的觀點不同，有稱爲黑暗時代。軍事上也復如是。及人文藝復興時代，軍事上起了大革命，開始使用銃砲；前此之以武勇著名的騎士，總敵不過市民之彈丸一發。因此，騎士橫行時代，遂陷于崩潰，而往昔的戰術，復被人們所注意；故在社會上，政治上，均發生莫大的變化。

當時因爲特別受了十字軍的影響，地中海萊茵河方面的商業，是非常發達，形成所謂重商主義時代。在那時候的金錢，是較任何物品爲貴重，所以不能恢復古代的國民皆兵制度；而復歸于羅馬末期的傭兵制了。惟是時的新興國家，率皆壤地偏小，不能畜養多數的軍隊。因此，遂有士兵商賈，戰爭委託等職業出現。各國想要戰爭時，可由這種職業商人代他傭傭部隊。這種職業的士兵，當然不能發揮戰爭之深刻的本質，勢必把戰爭曠日持久，來圖他們本身的利益。但因戰爭要發生，也不能不由這裡傭三百人，那裡傭一百人，以補足其數；惟以賤價傭聘而來的士兵，委實是靠不住，故國家財力增大時，逐漸改取常備傭兵制。這與中國軍閥時代的軍隊一樣。實行常備傭兵後，戰術已成了高度技術化，戰爭亦變爲戰士的鬥爭了；巧妙地運籌帷幄的戰術，也隨之發達起來。但這些人們，究爲金錢所招聘，所以把當時爲社會統制的原理——專制——照樣應用於戰術上。

他的形式，就是今日的日本軍隊，也尙在使用着，因爲日本軍隊，是模倣西洋，當然免不了有這樣結果，

譬如發布號令時，拔劍高呼「立正」，揣其意思無非是「若不服從命令，斬殺無赦」的一種威嚇罷了。惟今則無論何人，都沒有這樣用意，始去拔劍示人。我以為這種指揮形式，是西洋傭兵時代的遺物；對親愛的部下，拔刀相向，高呼號令，決不是日本流的形式。他們于必要時，還要把刀一揮；在行敬禮時，頭向右看；指揮官把刀向前方伸出。這是投擲武器的動作，即捨棄刀劍，表示降服的遺風罷了。至軍隊的齊一步伐，魚貫而行，是在專制時代，爲要使傭兵向敵彈下進行，用這種方法，以訓練其胆略。

對於金錢僱來的士兵，無論如何非用專制手段不可。不能容許士兵有自由。及後因銃砲漸次發達，爲便于射擊，或爲減輕友軍的損害起見，戰陣的隊形，漸漸減其深度，而變成橫濶的隊伍。不過專制時代，因爲上述的關係，他們的戰術，極不容易由橫隊戰術一躍而爲散兵戰術罷。

橫隊戰術原是最高度的專門化，且要純熟的訓練；但是要將成千整萬的兵士，排成橫隊，決非容易。我在青年時期，對於步兵中隊的排成橫隊，確費多大苦心。我們對幾百個中隊或幾十個大隊，想要他們排列橫隊，在敵前活動，尤要有特別訓練。但戰術變爲煩瑣，而爲專門化時候，戰鬥却不能如意進行，偶遇着地形的障礙，尤不能容易把他克服，這是可恐的。

因爲這種關係，欲行戰場的決勝，殊非易事，而且這一類長年畜養的軍隊，具有特別的高價，在那些君主總有點可惜的樣子；于可能範圍內，都不願意使他們出去廝殺。持久戰爭的傾向，就由這樣見解而逐漸貫徹下

去。

那三年戰爭，和在這時代末期，持久戰名家菲力特大王所主持的七年戰爭等，是一個最好的代表。持久戰有兩種手段，一是利用會戰，即互相廝殺，以決雌雄的。一是不取會戰的方式，而隨機應變，襲擊敵人的後方，以僅少的犧牲，漸次蠶食敵人的領土的；菲力特大王，最初也曾違反當時的趨勢，採用了許多會戰的手段；但後來因見犧牲甚大，而戰爭的運命，也難決定，遂轉採用機動戰法了。法國有一位生平最尊敬菲力特大王，並曾得大王許可參觀其機動演習的著名軍事學家，他於一七八九年，發表談話說：「今後當不致再起戰爭，或不致再見會戰」。他的意思，就是以爲：將來恐怕不致再發生大戰，即有戰爭，也不致有腥風血雨的大會戰。大概以機動戰爲主，盡量去作兵不血刃的小戰罷了。

這就是徹頭徹尾傾向於女性的陰性的持久戰爭的思想，但世間往往有一事方告大成之際，他方便即發生革命。當這個軍事家，發表他談話的一七八九年，法蘭西便發生了革命，故知法國的革命，就發生于那樣持久戰爭徹底的時候。

在法國革命當時，不消說：他們也對於戰爭是以傭兵制爲佳。但要傭備多數的士兵，非有多大的金錢不可；可惜當時貧困的法國，到底沒有這麼多量的金錢，卒至滅亡後，革命思潮方興未艾，不顧民衆反對，強迫地施行徵兵制，因此，惹起了暴動。富有朝氣的法國，其後終把那暴動鎮壓下去，集合百萬的大軍，（一說實際

沒有這樣多）來和那從各方蜂擁而來的，精練的職業軍人聯合軍相對抗。那時候的戰術，正如前面所說的，還是橫隊的東西；在當時因為橫隊戰術很不自由動作，有若干意見以為：「縱隊較橫隊為佳」。但在軍事界，依然橫隊論者，佔絕對優勢。

惟橫隊戰術，是需要特別的訓練；在當時急速徵募而來的農民，實際沒有可能實施這種高級戰術的道理。雖明知其不可，仍採用縱隊戰術和散兵戰術。因為縱隊不能射擊，乃置散兵於前方，使之負責，而便于後方，運用容易動作的縱隊。這是由橫隊戰術，變為散兵戰術的經過。前面已經說過：這決不是看到有良好的結果，才去施行的戰法，是不得已的辦法。但這偶然適合時代的性格，我想在革命時期，這些是常有的罷。

人們于常識上，正在相信着那橫隊戰術，是具有非常的價值，且是高級戰術的時候，不料一個嶄新的時代，便翩然蒞止。但這種推移，並非是預先知其優美之結果。因這是低級的戰術，不得已去施行的了。這樣一來，不但可以克服前文所說的受地形束縛，強制和敵人去決戰的困難，獲得用兵上特別的自由；而且散兵戰術，特別適合愛好自由的法國人的性格。

並且這樣，和傭兵時代大異其趣；可不費分文，而募集軍隊，作統帥者，也自然無須顧慮國王的財政，而盡量去作戰。因為這種關係，在十八世紀時代，以為非持久戰不可的理由，當然也歸於消滅了。

但在方法上，雖是那樣起了變化，惟富時的敵方大將，不消說還是使用着他的古法。就是指揮新軍隊的法蘭

西大將，也是依然使用着十八世紀的舊式戰略。即採用以土地爲攻守的目標，分散兵於廣大的面積，並極慎重地從事于作戰。在這個時候，用通權達變的眼光，考察法國革命所引起之軍制上戰術上的變化，利用其銳敏的感覺，發見了新的戰畧，勇敢地應用於作戰，這就是不世出的戰畧家拿破崙。拿破崙是不顧當時的用兵策術，只集結兵力於重要一點，去突破敵人的陣線，待突破成功，便急起直追逃亡的敵人，把他澈底消滅。擊破了敵人以後，始算達到戰爭目的，自然無須用土地來作戰的目標了。

敵人的大將，見拿破崙集結兵力在一點，拼命地衝鋒陷陣前來，正作種種批評的時候，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了。所以拿破崙的勝利，並不是用人知我知的對等戰法，乃是巧妙地運用從來不同的新奇戰術，出其不意，予敵軍精神上以一大打擊。拿破崙也因此而變爲戰爭的神明了。他只要騎那白馬出戰場，敵人在精神上便會受重大的打擊，好像老鼠看見貓一樣，瑟縮不敢再動。

照這樣看來，那三十年戰爭，七年戰爭等長期戰爭，在當時認爲應有的事情，至拿氏以後，却可在數星期內，或數個月內，一齊而決定戰爭的運命了。故可以這樣說：法國革命是產生拿破崙，有了拿破崙，纔完成了法國的革命。

于此欲請各位留意的，就是法國革命軍事上的變化原因，並非由於兵器的進步，是由中世黑暗時代，到文藝復興時代，發明銃砲；于是軍事上發生了革命。至法國革命，由橫隊戰術，變爲散兵戰術，由持久戰爭，變

爲決戰戰爭，這也不是由於兵器的進步。菲力特大王所用的銃砲，和拿破崙所用的銃砲，是沒有多大差別，是由於社會制度的變化，以致軍事上亦發生革命罷了。近來帝國大學的教授們，曾和我討論過，他們說：「有某種新兵器的發見麼？」我說：「並無新兵器」。他們便又說：那麼，在兵器的製造能力上，有了革命罷！至是，我不能不說：「連那樣的事都沒有」。這樣不因兵器的進步，而發生法蘭西革命，對於學者的研究，總有多少難于解說的样子，但是事實是加此，我們也無可如何。

普魯士軍隊，對於菲力特大王的偉業，是建立了絕大功勳。但在一八〇六年，耶那一戰，被拿破崙徹底的解決後，始如夢初覺，活用科學的性能，研究拿破崙的用兵，模倣拿破崙的戰術。因此，拿氏自莫斯科戰敗後，遂不容易戰勝德國的軍隊，世人說：末期的拿破崙，因患白濁症，其活動力大不如前，或說其用兵的能力已見低下，揣測紛紜，莫衷一是。但其實拿破崙的軍事才能，只見與年俱進，而對方也習得了拿氏的戰法罷了。人類的聰明，決不是相差甚遠，在各位之中，有所謂優秀之才，有普通之才，其間的相差，決非很大。拿破崙的大成功，是由於能夠在大革命時代，得風氣之先，把新時代的用兵術，把握着其根本的意義所致。這天才的拿破崙，如果是生在二十年以後，恐怕也不過哥魯西加的砲兵隊長一類人物，來終其身了。各位生於大變化的時代，實在是幸福之至，因爲諸君生在今日，有變成較希特拉，拿破崙更偉大的人物之特別機會。

曾徹底研究菲力特大王，與拿破崙的戰術之德國軍人克拉遮逸氏，把近代用兵學，編成有組織化的名著，

自此以後的德國，就變成西洋軍事學的主流。更有毛琦大將之奧地利戰爭（一八六六）和德法之戰等（一八七〇——一八七二），曾施行過旋乾轉坤的大決戰。自是以後，周列菲參謀長于長年間執了德國參謀本部的牛耳，常主張用罕尼巴爾的甘寧會戰做模範，包圍敵人的兩翼，另以騎兵堵敵人之背，一舉而包圍殲滅敵人的主力，這是徹底的決戰戰爭的思想，直到第一次歐戰仍在盛行。

周列菲是於歐戰前千九百十三年與世長辭了。在決戰戰爭達到最高潮的時候，第一次歐洲大戰便爆發起來，當時無論何人，總以為戰爭可於短期內解決，才掀起這次瀾天大禍。不知世界人類都作如此想像時，世界已變化起來，出乎人們意料之外，陷于四年有半的持久戰爭。

我們今日試平心靜氣，檢討過去的歷史，在第一次歐洲大戰前，對於持久戰，經有一種預感存在着。如德國在戰前，是主張「經濟動員」，而周列菲以參謀總長的資格，決定最後對法作戰的計劃，——一九〇五年十一月案——也主張要極力減少亞爾薩斯，勞倫方面的兵力，把軍隊的主力，移于比魯丹以西，一面以大軍圍攻巴黎，一面以七軍團（十四師團）的强大兵力，從巴黎西南方迂迴，攻擊敵人主力的後背，這真是偉大的舉措。及一九零六年，毛琦就任參謀總長，他在第一次歐洲大戰的初期，對法作戰，以破竹之勢，席捲比利時和法國北部，長驅直搗馬耳塞河畔，一時聲勢赫赫，人們均以德軍必能博得大勝利。不知德軍因配置重點較周列菲計劃，尤偏于東，其右翼不能達到巴黎，所以一遇敵人從巴黎反攻，便如摧枯拉朽，給人擊破，不得不向後退，

而遂成持久戰爭了。因此毛琦大將，備受人家的非難。他這種計劃，對於企圖速戰速決的德軍計劃，殊有未能徹底的地方，如果真正有了鐵石般的決心，去推進周列菲的原定計劃，與充分的準備，則第一次歐洲大戰，也許變了決戰戰爭，而歸德國勝利，也不可定。

但是，對於這種計劃之變更，在無意識中，我的持久戰預感，意外表現強力的作用。即在周列菲時代，判定法軍要採取守勢，後來忽知法軍要對德國的重要產業地帶薩爾地方，採取攻勢，所以便在這方面增加了兵力。這種大規模的迂迴作戰，不能徹底的緣故，我以為是由於毛琦大將，完全拋棄了周列菲將軍計劃中所定的侵犯荷蘭中立之重要作戰條件所致。對於薩爾礦區之掩護，與荷蘭中立之尊重，原是為持久戰爭的經濟設想。即在呼號着決戰的德國參謀本部幹部人員，他們在沒有明顯的決定之前，竟加入了持久戰的計劃，這是很意思的。

四年半戰爭，比于三十年戰爭或七年戰爭，期間雖似不長，惟其緊張的程度，却不相同。古代戰爭，名目上雖號稱三十年，但中途常有長期的休戰；就是七年戰爭，也因到了冬天，傭兵畏寒逃走，雙方都是陷于休戰狀態。但在第一次歐戰，便不同了，徹頭徹尾緊張繼續了四年有半。

何以會變成持久戰呢？第一：就是因為兵器的進步，尤其是自動火器和機關槍，是極適於防禦之用，不容易作正面的突破。第二：法國在革命時代，雖然實行國民皆兵，但兵的數量，還是不多，自後漸漸增加，到了第一次歐戰時期，凡屬健康男子，都要參加行伍，因此雙方便擁有歷史上得未曾有的大兵力，遂不能由正面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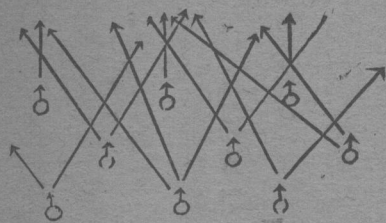
破，而迂迴遠方；由側面去包圍敵人。也因戰線上，要增加兵力，事實上不能由瑞士至北海探大包围形勢，這樣既不能突破正面，又不能從事包圍，遂變成長期戰爭了。

從前法國革命時候，曾因社會革命，影响到戰術上發生變化，使戰爭性質，由持久戰爭變為決戰戰爭；但這次却因兵器的進步，兵力的增加，便又由決戰戰爭，變成持久戰爭了。

這次持久戰爭，有四年餘之久，血戰是繼續不絕；不若十八世紀時代的持久戰，專以避免會戰為能事。在這個期間，也就自然而然的發生了一種應用新兵器的新戰術。因砲兵力的進步，容易突破敵人的散兵線，所以在防守者方面，必須分數段來防備敵人的攻擊。所謂數線陣地便應運而生。可是結局，有被敵人各個擊破之虞，因此，人們便又逐次由抵抗的數線陣地，產生平面式的縱深防禦之新方式。

這種新方式

，就是把備有自動火器約一分隊的兵力，（戰鬥羣）配置于廣闊的陣地，更把他們安排成縱深陣形（參看下面圖）。這樣兵力，因為



已經分散，不特有減少敵人砲火的威力，並且利用這種配成縱深的兵力，在巧妙地守望相助之下，使攻略者不但要受正面的射擊，還要受前後左右之意外射擊，予攻擊者以莫大困難。

我們雖這樣攻擊敵人，但如用從來一樣的線的散兵去攻擊，必受絕大的損害，所以也要充分疎散為縱深陣形，而努力發揮其面的戰鬥力量。我們曾說過：橫隊戰術，是以專制為其指導精神，散兵戰術，是以各個兵卒為單位，給與充分之自由，而獎勵其自主活動的自由主義之戰術。惟欲攻擊施行着全面防禦的敵人，任令各兵及各個單位去作戰，往往要陷於非常混亂的狀態；因此，在這個時候，指揮官要有

明確的統制。至施行面式的防禦，更不消說：要根據一貫方針，實行統制。

即今日戰術之指導精神，是完全靠着統制去施行。但不若橫隊戰術，專用強權去壓抑各兵之自由意志，迫令盲從；仍要標明一個正確目標，使各個單位，各個兵士，均能自主的，積極的，獨斷的活動；惟爲避免混雜和重覆起見，始加以必需的統制罷了。即這種統制，並不是爲壓抑自由而設，實可稱爲助長自由活動而設。

前文所述的新戰術，就是在第一次歐戰期間，自然地發生的。尤其戰後，蘇聯積極地研究，進步更著。我國（日本）因免受歐洲大戰的犧牲，而採用這種新戰術亦較遲，故始有今日熱心之研究與訓練。

此外歐洲大戰之所以持久，說者謂因西洋人之精神能力薄弱，如果以大和魂來幹，當有卽戰卽決的可能。不知後加研究，其真相已漸大白。近數年來，說戰爭者，大家的常識上，都以爲長期戰爭，或總力戰爭，決非單用武力所能解決。所以在第二次歐洲大戰初期，大家都以爲變成持久戰，不料最近因德軍成功，便又發生疑問了。

在第二次歐戰中，德軍所謂電擊作戰，對於波蘭，挪威等弱小國家，疾風迅雷似的，奏了決戰戰功，原是不足爲奇的。可是和英法聯軍接觸，兩方必要在馬奇諾或疾克布要塞線上，互相對峙，欲行突破，是極困難，從此就變成持久戰爭了。

德國營侵入荷蘭，與比利時，但這是爲獲得對英作戰基地的行動，決不是要和聯合軍的主力作乾坤一擲的

大決戰。德軍自五月十日施行猛烈攻擊後，即降服荷、比、同時突破難攻不落的馬奇諾陣線，迂迴在比利時的英法聯合軍之背，把他擊破；再由馬奇諾以西的地區，轉其銳鋒，直迫巴黎，把他攻下。計自侵入荷蘭後，僅費五週時日，遂使強敵法國，停戰乞和，開世界史未曾有之紀錄，完成他對法軍的決戰戰爭了。關於這一點，如有人問這是否現代戰爭本質呢？我敢斷然答「不是」。

在第一次歐戰時候，德軍武力比于聯合軍，頗多優異的地方；但其兵力則遠不及聯合諸國，而戰鬥意志，兩方是互相伯仲，各有勝負。可是，自希特勒支配德國以後，舉國一致，傾其全力，擴充武備，而自由主義的英法，只眼看德人去做，不肯急起直追，整軍經武；故在空軍方面，德國佔絕對優勢，這是世界所承認的。及戰端爆發後，德國不但機械化兵團，有其極精銳優秀，就是一般師團數量，也較英法超出三分之一以上的優勢；且德現在既有英雄希特勒把全國力量完全統一運用。反之，英法方面，則自數年前德國實行進兵萊茵河時，法國極力主張要根據凡爾賽條約，出兵攻擊，但遭英國反對，自是以後，對於作戰計劃，意見也就相左。法國的戰意，既有這種關係，遠不若第一次歐戰時那樣旺盛，而馬奇諾延長線，也只徒見具文，實際沒有甚麼進行。

法國戰鬥力既有這樣缺點，只應在于國境線上，採取守勢，在軍事當局，也當然樂意于這樣進行；不過因政界關係，必要把軍隊進出比利時，詎知遭遇德國的電擊作戰，以致此方的精銳部伍，受了徹底的打擊。英軍也竄回本國，如果英國真要決一雌雄的話，那末，應該把本土交給海軍守衛，而將陸軍全部參加法國作戰，才

是正當辦法。我想英法的感情，由此漸復惡化，才會有德軍南下，便如摧枯拉朽，把法軍打得七零八落，使名將貝當將軍組織內閣，降服德國罷。

由此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這次戰爭，並不是旗鼓相當。在聯合軍方面，物質與精神，都大不如人，實爲必然的結果。查持久戰爭，不消說要彼此勢均力敵，決非一強一弱所能有之現象。在第一次歐戰時，戰端甫啓，人們皆以德佔完全勝利，詎知馬耳塞一戰，竟遭法軍反攻。及一九一八年，那盧森堡的大攻勢，曾在北法戰場附近，給以英法聯軍大打擊，完全截斷敵人的陣線，一時人們以爲勝敗之數，已經決定了；詎後來卒歸失敗。大體是時戰局，兩方互有勝負，所以變成持久戰；後德因經濟不能支撐，遂歸失敗罷了！

芬蘭以極劣的兵力，于長期抵抗了強俄的猛烈攻擊，結果他雖已屈服，但亦可証明現在武器，在防禦方面，有莫大的威力。即在比利時戰線，我們雖不甚清楚，但法軍從不魯舍耳方面，去攻擊正面的敵人，很難突破敵人的陣線。今日空軍與戰車，比于第一次歐戰，雖大見進步，但要突破敵人已有充分準備和決心戰鬥的陣線，仍屬非常困難。所以戰爭，也極易陷於持久戰狀態，到底還是一個持久戰時代。

我們生在第一次歐戰後，持久戰時代，從戰術而言：是戰鬥羣的戰術時代；從戰爭而言，是持久戰時代。第二次歐洲大戰，就是變成了決戰戰爭。惟其時代的本質，則如前文所云：仍是持久戰時代。但下次則由持久戰，轉移到決戰。我們根據上述歷史的觀察，可無疑義了。那種決戰戰爭是怎樣的戰爭呢？我們且根據目前的

事物，來推測他一下吧。即在目前戰爭，只由全體男性去參加，惟下次則凡屬女人，或不問男女老少，全部都要參加。

我們觀察戰術的變化，由密集隊形——方陣——一變爲橫隊、散兵陣、戰鬥群。以幾何學而言：那方陣卽是點，橫隊卽是線，散兵卽是點與線，戰鬥群的戰法，卽是面的戰術。由點線變爲面，故我謂下次戰爭，是體的戰法，就是這個緣故。

至于戰鬥的指揮單位，未必就是這樣進行，但理論上密集隊形的指揮單位，如果像今日擴聲器那樣發達，就是對於三千人的聯隊，發出一聲「前進」，卽就全體可以行動。我在青年時代，曾熱心去施行這種大隊密集教練，在排列橫隊時，大隊無論怎樣聲音响亮的人，都不能貫徹他的號令。所以指揮單位，就以中隊去充任。至成散兵就不要中隊長發布號令，而須小隊長負責了。故指揮單位，也就以小隊長爲主。至於今次戰鬥羣的戰術，是明白以分隊長爲指揮單位，如日本以備有輕機關槍一挺，長槍十餘挺的分隊長爲單位，照這樣看來，戰爭的指揮單位，是由大隊而中隊，由中隊而小隊，由小隊而分隊，漸次縮小。我以爲在下次戰爭，將更縮小爲個人。如果以個人爲單位，全國人民爲總量，則全國民衆所具有之力量，可全部應用於最高限度。其戰爭的方法，要以體的戰法，卽以空中戰爭爲主，體以外的戰法，我們是不知道。如王仁三郎君所識的靈界，或鬼魅世界，我們普通人，是無由知悉的。總而言之，在下次的決戰戰爭，人類必竭全知全能，盡量去發揮戰爭，是可